紫氣東來—皇太子臺灣行啟紀錄片

文／蔡蕙頻（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）　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▲《皇太子殿下臺灣行啟記念寫真帖》封面。

1923年對臺灣來說，是很特別的一年，因為皇太子來了！

1919年，田健治郎就任臺灣第八任總督，也是第一任文官總督。他自上任後，就曾前後三次積極奏請皇太子來臺視察。不過，第一位奏請皇太子來臺的並不是田健治郎，而是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，那是他完成五年理蕃計畫以後，佐久間總督奏請當時的皇太子嘉仁（後來的大正天皇）來臺視察。

天皇到各地出巡稱為「巡幸」，皇太子至各地視察，則稱為「行啟」，因此1923年皇太子裕仁的臺灣之旅，在史上稱為「臺灣行啟」。另外，「御成」則是指皇室到達某地之意，如臺北御成、植物園御成，有時也寫作「御著」。

出生於1901年的裕仁，在1916年被立為皇太子後，因大正天皇身體不好，1921年即開始「攝政」，代行天皇職務。因此，他雖是以皇太子的身分來臺視察，實質上卻是等同於天皇來到臺灣，總督府自然非常重視。

當時，大阪每日新聞、大阪朝日新聞、東京朝日新聞等日本各大報社，以及臺灣日日新報社、臺灣新聞社等在地媒體記者均派出攝影記者（寫真員）隨行攝影，他們的活動都受到臺灣總督府的接待與安排。皇太子臺灣行啟紀錄片則是一部全長約41分鐘的黑白默片，拍攝者不詳，但從紀錄片的鏡頭總能夠不時以「皇太子視角」的面對人群拍攝，記錄皇太子身影時，也能穿越人群近距離的拍攝，因此紀錄片的掌鏡者，推測應為官方的攝影師。

雖經延期，皇太子終於在1923年4月16日至27日之間來到臺灣，十一天之間，他依序到了臺北、新竹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、屏東、馬公等地，在各地視察小公學校等各級學校、軍事設施、製糖會社等機構，並在各地參訪了一些重要的設施，如在臺北時參拜臺灣神社，在臺中時到了水源地，臺南則特別到北

▲皇太子至臺南神社參拜。

白川宮能久親王的「御遺跡地」、孔廟、鹽田及赤崁樓等。此外，皇太子也參觀了博物館、臺灣生產品展覽會、全島學校聯合運動會和體育協會陸上競技大會，還特別到了草山溫泉和北投溫泉。

▲皇太子站在總督府看臺上接受民眾歡呼。

《皇太子臺灣行啟紀錄片》各情節的安排基本上也是延續著這樣的順序，略有些許前後錯置，例如片中先出現了臺南的片段，才出現新竹；而部分行程畫面雖不重複，主題卻是重複的，例如視察臺北的太平公學校就出現了兩次。

這部紀錄片，表面上看起來就是記錄皇太子在臺期間四處視察的影片，但皇太子上車下車、招手回禮等看似平凡無奇的行禮如儀背後，卻有著重要的意義。皇太子臺灣行啟的諸般紀錄，後來被集結成為一大套《臺灣行啟記錄》。根據館藏本所載，皇太子此行來臺有兩個目的，一為皇太子的「御修學」，二為「皇道的示現」，也就是讓孤懸海外的臺灣人民透過看到皇太子來臺，能夠親身感受到國家的存在。也就是說，皇太子是來「看臺灣人」的，也是來「被臺灣人看」的，這是一趟具有「表演」和「展示」功能的臺灣行旅。

因此，皇太子親臨展覽會時看了哪些展品？他到各地的學校視察時，是不是和學生們問了話？這些都沒有在影片中出現，那些為皇太子來臺所整備的道路、興築的館舍，也都沒有成為鏡頭捕捉的焦點，我們看到的盡是穿著軍服的皇太子不是步行，就是搭乘無篷汽車的「展示」在民眾面前；在眾官員的簇擁之下，不時的向兩旁列隊的人群行禮，或是出入各館所機構。皇太子站在總督府二樓看臺上，向廣場上歡呼的民眾招手，在短短41分鐘的影片中就出現了不只一次。

另外，皇太子的臺灣行既然也帶有皇太子「御修學」的功能，它就必須充滿臺灣味，讓影片帶有一種「是臺灣，也是日本」，或者說「臺灣是日本的臺灣」的既視感。影片中反覆出現盛裝的原住民圍成一圈，跳著「蕃人舞蹈」的片段，原住民學童也穿著狀似「袴」的日式制服，戴著學生制帽接受校閱；漢人生活的市街「太平町」街上，臺灣人學童與民眾列隊歡迎的畫面也一再出現；臺式廟宇、「全臺首學」牌匾、牌樓、飛簷、大成殿及鐘的鏡頭，在整部紀錄片中出現的時間同樣偏長。更有趣的是，在孔廟中列隊表演祭孔舞蹈的臺灣人學童，身上穿著帶有「漢味」的長衫，手持祭孔道具，頭上卻帶著日式的學生制帽，這種臺、日混雜的風格，不正是日治之下臺灣的表徵嗎？

1923年皇太子的臺灣行，若是「紫氣東來」的旅程，皇太子臺灣行啟紀錄片中「紫氣」已散，留下的是無盡的政治味。